

樊南文集補編

冊二

吳郡文獻考

樊南文集補編卷第四

歸安 錢振倫楞仙箋 錢振常笥仙注

狀

為滎陽公賀幽州張相公狀

〔箋〕張仲武也 新唐書藩鎮盧

龍傳一 張仲武范陽人會昌初為雄武軍使史元忠 總留後為偏將陳行泰所殺行泰邀節制未報次將 張絳殺行泰起求帥軍是時回鶻為黠戛斯所破仲 武遣屬入朝請以本軍入回鶻乃擢兵馬留後絳為 軍中所逐即拜仲武副大使大中初破奚北部及山 奚俘獲雜畜不貲擢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餘詳賀 幽州破奚寇 上中書狀

得本道進奏院狀報

見屢

相公親鼓上軍

〔左傳〕

大破奚

寇威加元朔

〔曹植植橘賦〕 處元朔之肅清

慶動紫宸

〔唐會要〕高宗龍 朔二年四月移仗

就蓬萊宮新作含元殿始御紫宸殿聽政百寮奉賀新宮成也

北邊諸虜最强者奚車帳既雜於華風

〔漢書西域傳〕龜茲王元康

元年遂來朝賀賜以車騎旗鼓歌吹數十人綺繡雜繒琦珍凡數千萬後數來朝賀樂漢衣服制度歸其國治宮室作徽道周衛出入傳呼撞鐘鼓如漢家儀外國胡人皆曰驢非驢馬非馬若龜茲王所謂贏也（陳書高祖紀）希復華風 弓戟頗窺

於漢制

（漢書鼂錯傳）若夫平原易地輕車突騎則匈奴之衆易撓亂也勁弩長戟射疏及遠則匈奴之弓弗能格也

堅甲利刃長短相雜遊弩往來什伍俱前則匈奴之兵弗能當也材官騶發矢道同的則匈奴之革箭木薦弗能支也下馬地鬪劍戟相接去就相薄則匈奴之足弗能給也此中國之長技也 馬牛銜尾 （後漢書西羌傳）牛

羔駱交蹄

（說文）羔羊子也駱馬白色黑鬣尾也

朝廷常壓以雄軍處之

重將訪於耆舊不絕侵漁

（新唐書北狄奚傳）太宗貞觀三年始來朝不數年其長可度

者內附帝為置饒樂都督府復置東夷都護府於營州顯慶間可度者死奚遂叛詔尚書右丞崔餘慶持節總護定襄等三都督討之萬歲通天中契丹反奚亦叛延和元年幽州都督孫佺帥兵與奚酋李大酺戰大敗元宗開元元年詔宗室出女辛妻大酺始復營州大酺死弟魯蘇領其部久之契丹可突于反脅奚衆并附突厥幽州長史趙含章討破之衆稍自歸明年信安王禕降其酋李詩以其地為歸義州置其部幽州之偏詩死子延寵嗣與契丹又叛為幽州張守珪所困詔立他酋婆固為饒樂都督以定其部貞元四年與室韋攻振武後七年幽州殘其衆六萬太和四年復盜邊盧龍李載義破之（韓非子）侵漁朋黨 相公太

白傳精

（太平御覽）洞冥記曰東方朔母田氏寡夢太白星臨其上因有娠田氏歎曰無夫而孕人得棄我乃移向代

郡之東方里五月生朔仍以所居為姓初學記天雷泉稟氣

官星占曰太白者金之精白帝之子大將之象也風俗通子路感雷精而生尚剛好勇楚辭招魂旋入雷淵靡散而不可止此按唐諱淵故作泉黃公授略

李康運命論張良受黃石之符誦三略之說李善元女與

符史記五帝紀注正義曰龍魚河圖云黃帝攝政有蚩尤兄弟

天遣元女下授黃帝兵符伏蚩尤綦連四弓北齊書綦連

志氣便習弓馬元象五年梁使來聘云有武藝求訪北人欲與相

角世宗遣猛就館接之梁人引弓兩張力皆二石猛遂併取四張

疊而挽之過度常推其百勝孫子百戰百勝者非善之善者也蘭子七劍

梁人嗟服之列子宋有蘭子者以技于宋元宋元召而使見其技以雙枝不

長倍其身屬其蹠並趨並馳弄七劍迭而躍之五劍常在空中

顧於萬人見濮陽上陳建牙旗而草樹分形張衡東京賦牙旗續

紛晉書苻堅載記謝石等水陸繼進堅與苻融登城而望王師

見部伍齊整將士精銳又北望八公山上草木皆類人形顧謂融

曰此亦勍敵也橫瑀戈而煙雲斂氣國語韓簡挑戰穆而

以功勳任己感激事君每雪涕以論兵列子景公

願風驅而掃寇陸機辨亡論哮鬪之羣風驅○專詳奚寇狀永言異類曾

樊南文集補編 卷四 一 中華書局聚

不畏威或獸搏於桑河

荀子鳥窮則豕獸窮則攫一水經注灑水東北流左會桑乾水

或鳴張於遼水

鴨張見奚寇狀水經大遼水出塞外衛白平山東南入塞過遼東襄平縣西又東南過

房縣西又東過安市縣西南入于海又元菟高句麗縣有遼山小遼水所出西南至遼隊縣入于大遼水也

彼專其

暴

晉書羊祜傳抗每告其戍曰彼專為德我專為暴是不戰而自服也

我務於仁

蜀志龐統傳注九州

春秋備曰操以暴吾以仁

彼輕進以易奔

史記匈奴傳利則進不利則退不羞遁走

我薄威

而養銳

薄威見左傳

待人百其勇

後漢書荀彧傳敵人懷利以自百注名規利人百其勇也

士一其心

書

然後分命驍雄

劉邵人物志膽力絕眾材略過人是謂驍雄白起韓

信是也

剋期討伐珍國見賊惟懼其少

梁書王珍國傳魏寇鍾離高祖遣珍

國因問討賊方略珍國對曰臣嘗患魏眾少不苦其多

韓信用士每辦於多

漢書韓

嘗從容與信言諸將能各有差上曰如我能將幾何信曰陛下不過能將十萬上曰如公何如曰如臣多多益辦耳

一麾

而大野朝昏

史岑出師頌素旗一麾

再鼓而窮荒晝赤

再鼓見左傳

朱旗喪斧

朱當作失喪斧見易

逸馬迷輪

庚信哀江南賦失羣班馬迷輪亂

轍耳盡貫而無所伏聽

貫耳見左傳太平御覽墨子若城外穿地來攻者宜城中掘於井

以薄鬻內井中使聽聰者伏鬻聽之面皆夷而不容泥首
面夷見左傳通鑑

者以泥塗燔焚殆盡
見奚寇狀孳息全空孫孳息今以千計向

若非動有成謀舉無遺算胸心然後舉無遺算耳以

廟堂之決勝見華州陳相公狀佐沙漠之橫行一說文沙漠北方

布傳單于營為書嫚呂后呂后大怒召諸將議則何以致

此一朝平其積患昔漢時驍將多以後期漢書張騫傳

與李廣俱出右北平擊匈奴匈奴周室虎臣唯稱薄伐詩

比於今日詎可同年某嘗讀兵書漢書藝文志凡

誤兼文律陸機文賦普馬援聚米曾或留心後漢書

帝自征隗囂援於帝前聚米為山谷指畫形勢奚反持矛未

至無力吳志虞翻傳注吳書曰策討山越斬其渠帥悉令左

悉行逐賊翻曰危事也令策下馬此草深卒有驚急馬不及縈策

但率之執弓矢以步翻善用矛請在前行得平地勸策乘馬策曰

翻者明府試躍馬翻能疏步隨之行及大道得一鼓策取角自

鳴之部曲識聲小大皆出遂從周旋平定三郡（北史奚康生傳）

後吐京胡反自號辛支王康生為軍主從章武王彬討之分為五

軍四軍俱敗康生軍獨全率精騎一千追胡至車突谷詐為墜馬

胡皆謂死爭欲取之康生騰騎奮矛殺傷數十人射殺辛支（按）

奚反字似有譌（今姑兼引備考）遠廉嶺表退仰邊功（後漢書李陳龐陳

申賀於行臺（新唐書百官志）邊要之地置總管以（橋傳贊）龜習邊功闕

懷於尺牘（漢書陳遵傳）遵瞻於文辭性善（書與入尺牘主皆藏去以為榮）執筆撫劍欣

慕無任伏惟俯賜照察

為滎陽公上西川李相公狀（箋）李回也（舊唐書本傳）武宗

崩充山陵使祔廟竟出為成都尹劍南西川節度（新唐書宰相表）大中元年八月李回為劍南西川

節度使（舊唐書地理志）劍南西川節度使治成都府管彭蜀漢眉嘉資簡維茂黎雅松扶文龍戎翼邛

舊姚柘恭當悉奉疊（靜等州使親王領之）伏見除書伏承新命（書）某竊惟故事（漢書公孫宏

事頗服前言（易）令王之守四海也（令王見左傳）尊胥附之友立禦侮之臣（詩）周室之均五等也命晉楚

更盟左傳俾周召分理公羊傳必配之重德倚以奧區

見門下李相公狀二然後可以祗承大君表率羣辟書今中

祕黃門之重中祕見濮陽上楊相公狀舊唐書職官志門下侍郎黃門侍郎龍朔為東臺侍郎咸亨

改為黃門垂拱改為鸞臺天寶改為門下乾元改為黃門大歷復為門下侍郎○回為中書侍郎轉門下見門下李相公狀一胥

禦之所處也并絡廣陵之大陵疑當作漢左思蜀都賦劉逵注河圖括地象曰岷

山之地上海并絡帝以會昌神以建福漢書地理志廣漢郡高帝置屬益州侯伯之所分也本

以英靈劉孝威蜀道難篇君平子雲寂不嗣江漢英靈已信稀烜胡本之事任玉篇

兒猶在神明所祐禱祝有成苟非上才曷處斯寄

伏惟相公指南儒術蜀志許靖傳靖字文休南陽宋仲子與蜀郡太守書文休儻瑰瑋有

當世之具足下當以為指南崔豹古今注黃帝與蚩尤戰於涿鹿之野蚩尤作大霧軍士皆迷路於是作指南車以示四方擒蚩尤舊說周公所作也越裳氏使者迷其歸路周公錫以駟車五乘皆為司南之制史記儒林傳序天下並爭於戰國儒術既絀焉

華蓋詞林張衡西京賦華蓋承辰薛綜注華蓋星覆北斗王者法而作之陸倕感知己賦文究辭林

擅揚馬之文章華陽國志司馬相如耀文上京揚子雲齊聖廣淵斯蓋華岷之靈標江漢之精華也

樊南文集補編卷四 四中華書局聚

富伊皋之業望自顯扶皇極〔書〕允踐台階〔屢見〕不如

蕭何見漢祖之高論〔史記高祖紀〕高祖曰夫運籌策帷帳之中決勝於千里之外吾不如子

房鎮國家撫百姓給餽饗不絕糧道吾不如蕭何連百萬之軍戰必勝攻必取吾不如韓信此二者皆人傑也

以告仲父識齊桓之格言〔韓非子〕齊桓公時晉客至有司請禮桓

公告仲父者二而優笑曰易哉為君一曰仲父二曰仲父桓公曰吾聞君人者勞於索人佚於使人吾得仲

父已難矣得仲父之後何為不易乎〔論語考比讖〕賜問曰格言成法亦可故得四翟八蠻禮〔周〕

九流萬國〔本集馮氏曰〕九流本出漢書藝文志自漢書古今人表列九等之序而魏陳羣依之以為九品官人之法歷朝因之至隋始罷銓衡九流澄敘九流史文習見

波恬巨浸〔周禮職方氏注〕浸可以為陂灌漑者草偃高風而又成則不

居〔見賓客李相公狀〕亢而知退〔易〕雖延睿想終協元機〔嵇康答〕

釋難宅無吉凶攝生論〔若元機神妙不言之化自非至精孰能與之〕况井鬼分疆〔華陽國志〕華陽

之壤梁岷之域其國則巴蜀矣其分野輿鬼東井岷峨會險〔山海經〕岷山江水出焉

南有峨眉山殷富則銅山金穴〔史記西南夷傳〕以此巴蜀去縣八十里殷富〔又倭幸傳〕文帝賜鄧

通蜀嚴道銅山〔後漢書郡國志〕廣漢郡葭萌注精靈則雁〔華陽國志〕有水通于漢川有金銀鑛民洗取之

水犀津

（左思吳都賦）精靈留其山阿（祝穆方輿勝覽）雁江在漢州維縣南曾有金雁故名又有金雁橋記云廣漢

境中獨雒雁二水最勝（華陽國志）李冰為蜀守外作石犀五頭以厭水精穿石犀溪於江南命曰犀牛里後二轉置犀牛二頭一

在府中市橋門今所謂石牛門是也一在淵中池留萬歲之名（華陽國志）成都縣

因以養魚今橋有七星之號（華陽國志）蜀郡治少城西南萬歲池是也

七橋上碧雞使者（漢書郊祀志）宣帝時或言益州有金馬碧雞之神可醮祭而致於是遣諫大夫王褒使

持節而部下時來（魏志司馬芝傳）白鳳詞人（西京雜記求之各為部下之詩）揚雄著太

元經夢吐鳳凰集座中常滿（後漢書孔融傳）融字文舉好士元之上頃而滅喜誘益後進賓客日盈其門常數

日坐上客恆滿尊中酒不空吾無憂矣以功成名遂之日（老子）功成名遂身退天之道

既富且貴之尊意氣良辰優游豐福（優游見詩）國語則此五者而受

天之為古今之圭表（周禮大司徒注）土圭之長尺有五寸以夏至之日立八尺之表其景適

與土圭等謂之地中今潁川陽城地為然兼將相之安危（見濮陽上楊相公狀）訪於前修

（楚辭離騷）騫吾法夫前修兮無以擬議某早承顧念曾被陶埏（見史

相公狀）今者五嶺之衝（史記秦始皇紀注）廣州記云五嶺者大庾始安臨賀揭陽桂陽輿地志云一

樊南文集補編 卷四 五 中華書局聚

曰臺嶺亦名塞上今名大庾二曰騎田二曰都龍四曰萌諸五曰越嶺

再麾是守

見華州陳相公狀

灌

漏卮而填巨壑

曹植與吳質書一食若填巨壑飲若灌漏卮

尚隔盃盤朝白

帝而暮江陵

水經注自三峡七百里中兩岸連山略無闕處重巖疊嶂障隱天蔽日至於夏水襄陵沿沂阻

絕或王命急宜有時朝發白帝暮到江陵其間千二百里雖乘奔御風不以疾也

空吟風水感知懷

戀無喻下情更須旬月遣專使起居伏惟俯賜照

察

為滎陽公上西川張相公狀

箋一滎陽出鎮在大中元年此

有時代之可考也舊唐書宣宗紀會昌六年四月劍南西川節度使崔鄆檢校尚書右僕射同中書門下

平章事如故新唐書宰相表大中元年八月李回為劍南西川節度使是崔李即先後交替之人不應中

閒復有所謂張相公者若謂留後權知則文中道既著於變理又為使相出鎮之辭亦不可通頗疑張字

為崔字之譌蓋此篇為鄭亞甫至桂管時作而崔鄆尚未離鎮故有行見坤維返駕宣室虛襟之語至前

宏文崔相公第三狀僕射崔相公第一狀則皆為崔鄆還朝時作合數篇以類推雖編列錯亂而尚有脈

理之可尋惟前此宏文僕射互易其題此篇改張為崔皆無別本可證易舊題以就己說終不敢自以為

必然姑存此說以俟
知者○西川見前狀

不審近日尊體何如玉壘延清

〔左思蜀都賦〕包玉壘而為宇〔劉逵注〕玉壘

山名也在成都西北錦城致爽

〔初學記〕益州記曰錦城在益州南笮橋東流江南岸昔蜀時故錦官也處號錦里

城墉猶在

〔晉書王徽之傳〕西山朝來致有爽氣耳

伏料撫寧多暇

〔韋孟諷諫詩〕撫甯遐荒

福祐來成相公白琯正音

〔晉書律歷志〕黃帝作律以玉為管為十一月音至舜時西王

母獻昭華之琯以玉為之及漢章帝時零陵文學奚景於冷道舜祠下得白玉琯則古者又以玉為管矣〔淮南子〕姑洗生應鐘比

於正音故為和黃彝重器〔周禮〕道既著於燮理〔書〕

績復彰於

旬宣〔詩〕方今化切修文〔書〕

時當偃伯

〔後漢書馬融傳〕廣成頌曰

命師於鞬橐偃伯於靈臺〔注〕司馬法曰古者武軍三年不興則凱樂偃歌偃伯靈臺答人之勞告不興也偃休也伯謂師節也靈

臺望氣之臺也必資元老〔詩〕

以冠庶僚雖羽儀未集於方

明〔羽儀見易方明見〕

而夢想固通於中夕〔書〕

佇見坤

維返駕

〔淮南子〕坤維在西南

宣室虛襟

〔史記賈生傳〕賈生微見孝文帝方受釐坐宣室上因感

鬼神事而問鬼神之本賈生因具道所以然之狀

更躋湯禹

之姿重講胥庭之化見濮陽上陳相公狀一訪諸動植禮望在

旬時一書況某仰奉恩知獲階廉問既殊常品實

倍私懷赴任有程瞻風未卜結款詞訥謝莊與大司馬江夏王

義恭牋一良由誠淺辭訥不足上感依仁路賒冀申毫髮之功永奉陶

甄之賜即以今月七日進發到府續差專使起居

伏惟恩察

為滎陽公賀牛相公狀一〇箋牛僧孺也新唐書本傳宣宗立徙衡

汝一一州還為太子少師卒此狀賀其徙汝也

伏見除書伏承遷寵相公允膺四輔一書光贊六

朝新唐書牛僧孺傳元和初以賢良方正對策調伊闕尉改河南遷監察御史進累考功員外郎集賢殿直學士穆宗初以庫

部郎中知制誥徙御史中丞以戶部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尋遷中書侍郎敬宗立進封奇章郡公是時政出近侍數表去位授

武昌節度使同平章事文宗立李宗閔當國屢稱僧孺賢復以兵部尚書平章事進門下侍郎宏文館大學士固請罷乃檢校尚書

左僕射平章事為淮南節度副大使開成初表解劇鎮以檢校司空為東都留守三年召為尚書左僕射以足疾不任謁檢校司空

平章事為山南東道節度使會昌元年下遷太子少保進少師
明年以太子太傅留守東都按六朝謂憲穆敬文武宣也靜

則龍蟄存神在一水而無悶易動則鳳翔覽德

自千仞以來儀賈誼弔屈原文鳳皇翔于千仞之上雖世塗則

有汙隆魏志何夔傳注孫盛曰委身世塗而吾道終無消長易

憶昨暫非利往遠適荒陬新唐書牛僧孺傳劉稹誅

交結狀又河南少尹呂述言僧孺聞稹誅恨歎之武宗怒黜為太

子少保分司東都累貶循州長史利往見易說文陬阪隅也

仲尼之不陋九夷子文之能安三已永言闔閭劉峻

廣絕交論蹈其闕闕若升闕里之堂實冠品流今者復自衡陽書去

臨汝水水經汝水出河南梁縣勉鄉西天息山以舊丞相兼老成人書

竊計中塗即有新命書俯移高尚易還處燮和

書欲將不為蒼生見河中崔相公狀其若仰孤清廟某昨

日幸因行役詩並得奉輝光易伏蒙賜以從容降

之談吐語百代之損益定九流之否臧漢書藝文志儒家者

流出於司徒之官道家者流出於史官陰陽家者流出於羲和之官法家者流出於理官名家者流出於禮官墨家者流出於清廟之官從橫家者流出於行人之官雜家者流出於議官農家者流出於農稷之官小說家者流出於稗官諸子十家其可觀者九家而調以道心南齊書武帝紀自今公私皆不得出家附之為道惟年六十必有道心聽朝賢選序

禪理始知全德莊子形全猶足以為爾而況全德之人乎不可度思詩

此時退以語人便將心卜恐未可絕張良之粒具

范蠡之舟一事並見濮陽賀鄭相公狀今則果然不差懸料伏望

遠離下土書促動前騶南史王融傳車復昔日之

九遷東觀漢記馬援與楊廣書曰車承相高祖園寢郎一月九遷為丞相慰今晨之四海

某限當廉察未冀趨承於抃賀而則深顧辭離而

尚遠南荒受任方榮便道而來漢書兩龔傳遂於東

閣重開見集賢章相公狀一畏在他人之後瞻戀思當作顧不

任下情伏惟俯賜照察

為滎陽公賀牛相公狀二〇箋滎疑當作濮按後狀為僧孺在衡時

作前狀為徙汝時作皆在宣宗初鄭亞刺桂之時又有昭潭南荒作證無可疑者惟此狀用詞多切僕射玩爰自保釐遂昇端揆二語必由留守召拜而本傳汝州內召僅拜太子少師留守僕射皆非所歷惟上溯開成三年僧孺由東都留守召為尚書左僕射時鄭亞未出而王茂元正鎮涇原竊疑文為濮陽而作且狀云邊吹增敏既切涇原假名省署亦與茂元歷為京職合也又前後兩狀皆詳敘會昌貶斥時事而此篇獨否足徵作文之在前意編次者因同為上牛相之文遂致譌濮為榮耳或謂茂元黨於贊皇不應上書奇章則鄭亞又何嘗非李黨往來通問並與黨局無關集中此類甚多不足疑也

相公才為時生道應夢得

（書序）高宗夢得說

六月一息宜澡

刷於天池

（莊子）北冥有魚其名為鯢化而為鳥其名為鵬海運則將徙於南冥南冥者天池也鵬之徙於南冥也

水擊三千里搏扶搖而上者九萬里去以六月息者也風之積也不厚則其負大翼也無力故九萬里則風斯在下矣而後乃今培

風背負青天而莫之夭闕者而後乃今將圖南蜩與鸞鳩笑之曰我決起而飛搶榆枋時則不至而控於地而已矣奚以之九萬里

而南為○澡刷見五色成章必騫翔於雲路（山海經）丹穴之山有鳥

如雞五采而文名曰鳳凰○嵇山莫峻（世說）嵇康風姿特秀

雲路見濮陽上楊相公狀黃波未宏（後漢書郭太傳）叔度

也巖巖若孤松之獨立其醉也傀俄若玉山之將崩黃波未宏之器汪汪若千頃之波